

DA QING DI WANG

大清帝王

咸

丰

远方出版社



大清帝王

咸 丰

主编：朱学勤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齐铁英

大清帝王

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县京华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90 字 数 208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 套

ISBN 7 - 80595 - 762 - 2/K·58

定 价:312.00 元

目 录



第 一 章	射偏了的箭	(1)
第 二 章	万事开头难	(10)
第 三 章	都是上帝惹的祸	(21)
第 四 章	重用汉臣	(36)
第 五 章	梦断天国	(51)
第 六 章	后宫风云	(85)
第 七 章	公使驻京	(100)
第 八 章	火烧圆明园	(116)
第 九 章	仓惶北狩	(129)
第 十 章	总理衙门	(150)
第十一章	捻军起义	(163)
第十二章	临终顾命	(246)

第一章 射偏了的箭

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(1831年7月17日),时已夜半,圆明园湛静斋全贵妃钮祜禄氏的寝宫内,忽然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声,道光帝的第4位皇子降生了。

消息传到养心殿,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喜出望外,当即含泪赐名奕訢。道光帝的喜悦欢欣不是没有理由的。此前,道光帝本来已有个皇子。次子奕纲、三子奕继早亡。皇长子奕纬,最受道光帝的宠爱,长至23岁,已经落落成。一日,奕纬的师傅某太史强逼其背诵经书,告诉他:“好好读书,将来好当皇帝。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,不耐烦地顶撞道:“我将来作了皇上,先杀了你。”此事为道光帝所知,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,奕纬刚刚跪下请安,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,正好伤及下部,没过几天就死了。三皇子的相继死去,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,对于皇朝未来的继续大事隐怀不祥之光。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,皇长子过世时,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,如能生得男婴,亦堪来日大用。

在道光的群妃众贵当中,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,她年方23岁,年轻貌美,体态轻盈,楚楚动人。其父是承恩公颐龄,曾仕宦苏州,钮祜禄氏随父同行,倍受江南水浸染熏陶,聪慧绝伦。道光初年入宫,赐号全妃。后因宠连得晋封,道光三年(1823年)册封为全妃,五年晋全贵妃,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。但聪明的全贵妃清楚地意识到,仅凭自己的姿色取得道光的宠爱只是暂时的,要想永久的确立自己的地位,非走“母以子贵”这条路不可。

道光十年五月(1830年6月),道光帝召幸全贵妃,不久,她便怀上了胎妊。她满心欢喜,盼望自己能生下一位男婴,来日当上大阿哥,自己也不枉活一生。一日,全贵妃从小太监口中得知,几乎与她同时,祥贵人也怀上胎妊。听到这一消息,全贵妃面部的笑容顿时消失,急密命小太监偷偷查阅宫中召幸皇妃密档。

原来在清代皇宫内,皇后之下,有皇贵妃、贵妃、妃嫔、贵人等,分住

几个宫。皇帝住在养心殿，每晚让值更太监唤某妃来，未经允许，其他人不敢随便来。敬房事要有记载，某年某月某日某妃来住，以便查考。小太监偷查密档后，旋即密报全贵妃，祥贵人的胎妊比她早有月余，全贵妃大失所望，她知道，皇帝选任大阿哥虽然以贤不以长，但在顺序上前列当然是占有一定优势的。

道光十一年四月（1831年5月），皇长子奕纬被道光误伤身亡后，前三皇子尽失，全贵妃更加敏感地意识到皇四子位置的重要性，她知道，年迈半百的道光帝连丧三子，急盼得子以继承皇位，谁能尽快填补道光这一空虚的心理空间，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皇位继承竞争中获胜。想到这里，全贵妃早生皇子的念头愈发强烈了。

一天，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胎儿，全贵妃见左右无人，便小声问道：“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？”因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联人，与这御医非常熟识，因此，御医顺口答道：“当然是真龙天子了。”全贵妃听罢，大喜，急忙又问：“此胎儿可否早降生月余？”御医听罢，大惊失色，跪地叩头，连说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皇子虽可早生，但不足月，定会早亡，奴才要杀头的呀！”这边御医已吓得汗流浹背，谁知贵妃却早已心花怒放。

次日，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，对御医说道：“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，来日如能得继大统，我必重赏，你究竟有何办法。”御医答道：“奴才并无妙法，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，皇子便可提前降生，只是……。”全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，笑着连声说道：“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。自然不必多虑。”

于是，从这日起，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，不多时日，便觉得腹中燥热，那小东西也在腹中舞拳弄棒，大有敲门欲出之势。到六月初九日，移住圆明园湛静斋的全贵妃忽觉腹中疼痛难忍，经过一番“苦斗”，终于生下了皇四子，道光帝赐名奕訢。因连丧3子，道光帝为皇子起名时，曾颇费心机，前3位皇子的名子均用“彡”字旁，而皇四子则用了“言”字旁，道光实际上是把奕訢视为皇长子，倍加喜爱。

6天后，祥贵人也生下了一个男婴，是为皇五子奕谿。果然不出全贵妃所料，奕谿降生后，道光帝虽然也很高兴，但其兴奋程度与奕訢降生时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后来，皇五子奕谿不为道光所喜爱。而全贵妃虽然为道光生下的是个早产儿，日后体弱多病、寿命不长，但却在皇位继统大战中赢了第一阵。

在封建时代，皇宫内嫔妃的地位常常依赖于其子的地位，正所谓“母以子贵”。钮祜禄氏当然明白这一点。她知道，只有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太子，继而登上皇位，自己的地位才能巩固。道光二十年间，道光帝一共有四个儿子，即10岁的奕訢、10岁的奕谿、9岁的奕訢、1岁的奕譞。在四个皇子中，奕譞尚小，奕谿又生得“状貌粗拙”，平日“动止率略，”不为道光帝喜欢。所以，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就是四子奕訢和六子奕訢。

奕訢和奕訢各有优势，奕訢年长1岁，而奕訢却“天姿颖异”，甚为道光帝钟爱。所以钮祜禄氏所担心的就是奕訢。她知道，奕訢一旦登上皇位，其生母就会扶摇直上，那她的地位也就难保了。

可是，事情的发展偏偏违反意愿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钮祜禄氏听到传闻，说道光帝欲立奕訢为皇储。她实在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：皇后的儿子不能立上皇储，偏偏要立一个妃子的儿子。听到这个传闻后，钮祜禄氏饭吃不下，水喝不进，越想越恼火。在寝宫憋了三天，最后想到了破釜沉舟的宴毒计。

一天，钮祜禄氏在自己的宫内，摆了一桌美味佳肴，请皇子们都来品尝。钮祜禄氏欲在皇子们进食时，毒死奕訢、奕谿，便在鱼中下了鸩毒。在奕訢三人坐在桌前准备动筷的时候，钮祜禄氏把奕訢叫了出来。

“我儿，一会儿吃菜时，不要吃鱼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鱼是做给六阿哥吃的。”

“那为什么我不能吃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不让你吃，你就别吃。”

“不！你不告诉我，我就吃。”奕訢耍起了性子。钮祜禄氏没有办法，就把实情告诉了奕訢。奕訢听罢，睁大了眼睛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要知道，奕訢同奕訢、奕谿从小一起长大，现在又同在上书房学文习武，兄弟几个是蛮有感情的。现在怎么能眼看着他们被毒死呢？

正在这时，奕訢、奕谿在里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大声喊道：“四哥快来呀！”

奕訢耷拉着脑袋来到了桌前。皇子们开始进餐了。奕訢、奕訢有说有笑地品尝着，一会儿说“这个香”，一会儿说“那个鲜”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这时奕谿两眼直瞪着那道鱼菜发愣。此刻，奕訢伸过筷子夹鱼了，筷子还没碰到鱼上，桌下就挨了一脚，直疼得奕訢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奕訢

并不理睬他，两眼还是盯着那鱼菜。隔了一会儿奕谕来夹鱼时，桌下也挨了一脚。这两脚使奕訢、奕谕都悟出了门道。结果两人谁也没有再吃这道鱼菜。钮祜禄氏的阴谋也就没有能够得逞。

当时孝和太后还活着。太后听到了此事大怒。立刻下令赐钮祜禄氏死。道光帝听说后，急忙从前宫跑回，替钮祜禄氏求情。无奈皇室家法森严，太后又执法如山，道光帝无计可施。钮祜禄氏徘徊良久，最后不得不投缢白宫门，自缢而死。

史书对此多有隐秘，只曰“暴崩。”

三

奕訢是道光帝旻宁的第四子，在他出生前的两个月，业已成人的23岁的皇长子奕纬忽然暴死，道光帝悲痛欲绝，忧惧日后皇位继承无人。因此，奕訢降生后，倍受道光帝的喜爱，视之为理想的皇位继承人。

5岁时，便给奕訢请来名师杜受田在学理文法上好生调教。稍长，道光帝为培养其武功，经常让奕訢演习枪法。并时常带奕訢等皇子游猎南苑，策马扬鞭，张弓搭箭，意在养成尚武精神。

一日，道光帝又带诸皇子出猎，平素出猎时，奕訢多稳重持中，今日则不知为何兴奋异常。骑至南苑丛林深处，乱草中突然窜出一只野鹿，与马队擦肩而过。奕訢见状，拍马掉头便追，怎奈他操之过急，转头时身体失去平衡，惊呼一声，跌落马下，昏迷不起。

道光帝大惊，急回宫抢救，才知伤及股骨。经上驷院正骨医生治疗，很快可以下床行走，但接骨稍有错位，行路颇感不便，竟落下一个跛足的下场。这次马失前蹄使道光帝伤心至极，此前，他视奕訢为最理想的接班人，现在奕訢成了一个跛子，作为真龙天子，形象大打折扣，这使道光帝在日后皇位继承者的选择问题上，长期犹豫，久决不下。

四

道光十六年(1836年)，按照皇室的规定，奕訢满六岁，开始进入乾清门北侧的上书房读书。上书房的课程安排是：上午学习汉字诗词文章，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政治史迹。午后，由满洲师傅教授满语满文，蒙族师傅教授蒙语蒙文。然后不断要学习骑射、技勇，至日落方休。为什么学习汉文化，是自不待言的。汉文化是中原的传统文化，已有五千年历史，其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少数民族文化。要治理以汉文化为主体

的国家,就非学习汉文化不可。清代入关后,早在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朝就已经掌握了汉文化。学习蒙语蒙文,则是为了加强对蒙古的笼络,当时满族贵族仍然坚持着与蒙古贵族的政治联姻,所以需要学习蒙语蒙文,学习满语满文则是为了继承本民族的文化。至于学习骑射、技勇,则是为了保持和发扬本民族骁勇善战的传统风俗。

学习这些课程,奕訢一直很用心,很努力,特别是对于骑射以及棍棒刀枪,尤有兴趣。这时候,同奕訢年龄差不多的只有奕訢。所以,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骑技以及枪法、刀法。一天,奕訢向奕訢提议说:“我们一起编一套刀法、枪法如何?”奕訢欣然同意。于是,两人就开始了琢磨:我这一枪刺过去,你怎么防,你这一刀砍过来,我怎么挡。两人你一来我一去研究了好几个月,终于编出了一套枪法和刀法。枪法共28势,刀法共18势。一天,两人来到了道光皇帝面前,把他们编创的枪法和刀法,认真地演练了一遍,直看得道光连声叫好。高兴之余,道光皇帝特御赐这套枪法为“棣华协力”,御赐刀法为“宝铎宣威。”道光皇帝心里想: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就要在这两个皇子中产生,不管谁继承皇位,另一个都要戮力协助,所以道光皇帝给两人创编的枪法刀法这样命名,等于深情地叮嘱:你们兄弟间要协力呀!这样才能宝刀不老,国威永振。

五

清代以前,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实行的基本上是嫡长子继承制。即在诸多皇子中,立嫡不立长,在嫡系子孙中立长不立贤。这种制度的建立及实行,尽管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,但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弊端:嫡长子在诸皇子中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,一些智力低下,昏庸无能之辈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,有的给当朝的统治留下了深深的祸患。

清朝建立后,为避免上述弊端,有意废除了这一制度。清朝入关前两代继位的君主,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,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明立的太子。入关后,也未预立太子。常常是皇帝临终时,在皇子中诏命一位贤能者嗣位。雍正帝继位后,为防止诸子争立,各树朋党,互相残害,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,即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,选定之后,以朱笔书名,密定为储,藏之锦匣,悬置于乾清宫最高处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之后。当皇帝病危时,当众开启,册立皇太子。

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,虽然避免了皇子之间的猜疑丛生,但储位之争依然存在。咸丰皇帝继位前同其弟奕訢之间的争夺,就表现得十分

激烈。

道光皇帝是于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开始考虑立储的。这时有资格充当皇太子的有五人,四子奕訢、六子奕訢、七子奕譞、八子奕詝、九子奕誥。当时奕訢16岁,奕訢15岁、奕譞7岁、奕詝3岁,奕誥2岁。奕譞、奕詝、奕誥年龄尚小,加之生母地位较低缺少竞争实力,有条件参加竞争的是奕訢和奕訢。

在奕訢和奕訢之间,究竟选哪一个为皇储,道光皇帝还犹豫未决。为了考察他们的品行与能力,一年春天,道光皇帝命诸皇子去南苑较猎。奕訢平时愿意舞刀弄枪,骑射技术高超,这一点奕訢自愧不如。于是临行前,奕訢去上书房向其师傅杜受田讨计。杜受田亦早有意辅佐奕訢登上皇位,并对道光帝的心理作过揣摩。面对即将开始的围猎较量,杜受田认为只有如此这般,才能斗败奕訢,于是给奕訢出了一个绵囊妙计。

南苑是皇家的围猎之地,位于北京郊处。这时正值谷雨,路边的垂柳已披上了绿装,一簇簇野花散发着醉人的芳香。正襟危坐在高头白马上的奕訢,昂首挺胸,双目远眺,眉宇间透出一股傲气。他心想,此番狩猎较量,我乃如鱼得水,最后一定能以最多的猎物,博得父皇的欢心,那时,皇储就非我莫属了。

到了南苑围场,皇子们带领自己手下的人分别开始了围猎,奕訢果然身手不凡,他骑的白马快如飓风,他拉的银弓满似圆月,只一番功夫,就猎获几只鹿和野兔。正当奕訢等人骑射的兴致正浓的时候,忽然发现奕訢正默坐在一旁,其手下人也在奕訢身边垂手侍立,不觉心中纳闷,便驱马来到近前,探问其故,奕訢答曰:“我近日身体不适,不敢随意驰逐。”

日落时分,皇子几人带着各自的战利品,回到宫中向父皇禀报战绩,并献上猎物。果不其然,奕訢所得猎物最多,心里也最为欣喜。皇子中独奕訢一无所献,道光皇帝不解,问其缘故,奕訢答道:“儿窃以为现在正是动物繁衍孕育下一代的时候,我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杀死它们;并且我也不愿意以骑马射猎这些小的技艺,与兄弟们争个高下。”本来,道光皇帝看到奕訢一无所获,心里有些不高兴,但听到奕訢讲出这番话来,顿时眉开眼笑,连声说道:“我儿果然有君子的气度。”

经过这番围猎较量,道光皇帝初步有了意向:立奕訢为储。

六

道光皇帝是个办事优柔寡断的人。虽然经过南苑校猎,他已经决

定把皇位传给奕劻。但不久,他的心里又不平衡起来,因为他毕竟非常喜欢奕瑯。是的,奕瑯自幼活泼好动,聪明伶俐,不论学文还是习武,他总是学得最快,记得最牢,运用得最好。从这样两项殊荣上就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是如何偏爱奕劻了。一是道光皇帝看到奕瑯读书能得大旨,曾亲自为其书斋题写了“乐道书屋”四字匾额,这是其他皇子都没有得到的。二是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道光皇帝为了奖励奕瑯的武功,特赐给奕瑯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,准许他永远佩带,这也是其他皇子所没有享受到的殊荣。另外,从奕瑯生母的升迁上也能看到道光帝对奕瑯的钟爱。奕劻生母原来只是位于宫内第五位的妃子。道光十四年(1834年),也就是奕劻两岁时,她超越了和妃、祥妃,被晋封为贵妃。孝慎皇后死后,她在宫中居第二位。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孝全皇后暴卒后,她便总摄六宫之事,成了实际上的皇后。

由于对奕劻的偏爱,道光皇帝决定再给奕劻一次机会,考察一下奕劻和奕劻的品行。一天,道光皇帝将两个盒子放到两个皇子面前。这两个盒子,一个是金的,一个是木的。金盒上雕满了姿态各异的龙,龙体闪烁着光芒;木盒上刻着麒麟,也被漆的黑亮。道光皇帝指着两个盒子说:“这两个盒子,我儿各选一个”。奕劻和奕劻听了这话互相看了一眼。奕劻平静地说:“六弟先选吧!”奕劻听了这语,也不谦让,伸手将金盒抓在手里。

从这件小事上,道光皇帝感到还是四子奕劻仁义憨厚,六子固然聪明,可是人品不如其兄,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奕劻。

七

经过南苑校猎和两盒选择,道光皇帝已经决意让奕劻继承皇位了。但有时还觉得亏了六子奕劻,所以,迟迟没动朱笔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道光皇帝病体缠绵,久治不愈,身体虚弱。这时,他感到去日无多,到朱笔书名的时候了。但提起笔来,心里还是不踏实,想着要写“奕劻”、“奕劻”两字又往往跳到笔下。道光皇帝心里明白,皇位到底给谁,他没有真正下决心。怎么办呢?道光皇帝想:还是再考察一次吧!这次考察完结,我一定把皇太子决定下来,并书写出来,藏之锦匣。

主意拿定之后,道光皇帝派人到上书房,召皇四子和皇六子入对。入对就是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,而这些问题多半是关于治理国家的方略方面的。四子奕劻和六子奕劻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次入对的意义。如何对待这一决定命运的考察呢?奕劻和奕劻都来到了各自的师傅处讨教。奕劻的师傅是卓秉恬。卓秉恬根据奕劻头脑清楚,口齿伶俐,学识

渊博这些特长,告诫奕訢:“皇上问什么,就答什么,回答时尽量把道理说得清楚一点,尽量多说、说透。”奕訢的师傅是杜受田。杜受田知道奕訢的口才远不如奕訢,知识也不如奕訢丰富,如果正面陈述治理国家的方针,肯定败在奕訢手中,只有示孝藏拙,才能在道德文章方面战胜奕訢。于是他告诉奕訢:“皇上召你兄弟二人,肯定要讲‘自己身衰多病将不久于此位’这样的话,阿哥听到皇上说这话时,什么也不要讲,只要伏地痛哭就行了。”

奕訢、奕訢二人各自从师傅处讨得妙计,来到道光皇帝的病榻前。果不其然,道光皇帝先悲哀地述说了自己的病情,然后让两个皇子分别讲一讲,他死了以后,他们怎样治理国家。奕訢听了问话,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治国的方略。奕訢听完道光皇帝的话后,伏地痛哭流涕,直哭得奕訢讲不下去了,哭得道光皇帝也掉下泪来。最后,还是过来两个内侍将奕訢二人扶了出去。人对就这样结束了。

经过最后一次考察,道光帝感到,还是四子奕訢仁孝,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四子奕訢了。

八

清代改变子以前的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,皇太子由在位皇帝选择皇子中贤能者充任。至雍正年间,雍正皇帝为避免皇子之间出现争储拼斗,创建了秘密建储制度,即由在位皇帝对所有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,选定皇太子后,朱笔书名,密定为储,藏之锦匣。锦匣两份:一份藏于乾清宫最高处“正大光明”匾额后,另一份由皇帝自己收藏。

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,道光帝将立太子朱谕正式写好。道光三十年(1850年)正月,道光帝病笃,自知阳寿已尽,遂把军机大臣等八人召至寝宫,从床内取出装有朱谕的锦匣,递予诸大臣,以便开启出示。然而,诸大臣没有一个敢上前接受。原来事先奕訢生母静贵太妃已知朱谕内容,为阻挠开示朱谕,她指使太监告诉八大臣不许接受锦匣。这里特别是侍郎季昌芝早知朱谕内容,并明白静贵太妃的意图,于是他带头不接锦匣,从中作梗。道光皇帝这时说话虽已经比较困难,但心里尚明白事理,看这一番情形,已经明白一二,顿时大怒,他用手使劲地拍打床铺,好象在说,我还不死,你们竟然不听调遣!几个大臣一见皇上发怒,赶忙上前接过锦匣。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份立储密谕,上面写着两行汉字:“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,皇四子奕訢立为皇太子”。在后一行汉字的旁边,又书了“皇四子奕訢立为皇太子”的满文字样。出示朱谕后,只几刻功夫,道光帝宾天。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(1850年3月9日),

奕訢在太和殿正式即位。次年改元咸丰,开始了清代咸丰朝的统治。

咸丰登基以后,原顾命大臣之一侍郎季昌芝被派任闽浙总督。季昌芝到任不久,即生病卸任。后来季昌芝死的时候,咸丰帝竟朱笔批曰“不恤典”,即清政府不予办丧银两,也不举行任何仪式。以顾命大臣出任总督和以正一品大员卒而不予恤典的事,在清一代是绝无仅有的。人们在分析此事的时候,都认为,这是季昌芝阻挠接受道光帝锦匣的结果呀!

第二章 万事开头难



咸丰皇帝登极之时刚好二十岁，恰是血气方刚、风华正茂的年龄。当上皇帝之初，他想施展才能，有所作为。于是，他颁诏求言，集思广益。许多朝臣应诏陈言，直谏流弊，纷纷入奏，改变了道光时期“十余年间无一人陈时政得失，无一折言地方利病”的那种“万马齐喑”的局面。道光皇帝不能任人唯贤，“尤虑大权傍落，必择谨善之士佐治。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”，唯与曹振鏞、穆彰阿“有水乳之合”。咸丰皇帝“求治之心甚切”，登极以后立即求言求贤，应该说是一种进取的表现。

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（1850年4月11日），大理寺卿倭仁“应诏陈言，上嘉其直谏”。三月初十日（4月21日），通政使罗惇衍“应诏陈言，上伏诏答之。”三月十一日（4月22日）左副都御史文瑞“疏陈四事，并录进乾隆元年故大学士孙嘉淦《三习一弊疏》，礼部侍郎曾国藩疏陈用人三事，均嘉纳之。”四月初七日（5月18日），内阁学士车克慎“疏陈敬天继志、用人行政凡十条，优诏答之。”咸丰皇帝重视群臣的意见。

倭仁，字良斋，乌齐格里氏，蒙古正红旗人，是道光九年的进士，二十四年升大理寺卿。大理寺是清代的一个司法衙门，与刑部、都察院合称“三法司”。倭仁在应诏陈言折里，重点讲了用人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行政莫先于用人。用人莫先于严辨君子小人。夫君子小人藏于心术者难知，发乎事迹者易见。”他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君子与小人的特点，论述可谓淋漓尽致，勾画得形象逼真。久经官场的倭仁对清政府内部两种不同人物研究是透彻的。

（一）从性格方面看，“大抵君子讷拙，小人佞巧。君子澹定，小人躁竞。”

（二）从对人方面看，“君子爱惜人才，小人排挤异类。”

（三）从志向方面看，“君子图远大，以国家元气为先。小人计目前，以聚敛刻薄为务。”

（四）从气质方面看，“刚正不挠，无所阿向者君子也。依违两可，伺候人主喜怒，以相趋避者小人也。”

(五)从侍君方面看,“谏诤匡弼,为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。迁就逢迎,导人主遂非长傲者小人也。”

(六)从奏疏方面看,“进尤危之议,悚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;动言气数,不畏天变,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。”

倭仁的这段分析,对比妥帖,点中要害,咸丰皇帝阅后认为十分精彩。“疏入,上称其辨君子小人之分,言甚切直。谕嗣后大小臣工,有所见闻,剴切直陈,宜以倭仁为法。”倭仁的陈言直谏,受到咸丰皇帝的充分肯定,而且将他树为各级官吏数法的样板。这对当时的官场显然是很大的振动,鼓励更多人关心国家命运。

罗惇衍,字星斋,号椒生,广东顺德人,道光十五年进士,二十九年迁通政使司通政使。通政使司是掌收各省题本的机关。罗惇衍在道光三十年三月,向咸丰皇帝所陈《端本善俗疏》,主要倡导官场风气的改革。他说:“古帝王立纲陈纪,根源祇在一心。检摄此心,莫先于居敬穷理。居敬穷理,莫先于勤省察。勤省察莫先于观览载籍。圣祖仁皇帝御纂《性理精义》一书,其总论为学之方,立志之要。”他主张以理学治天下,“惟在皇上万几之余,讲习讨论,身体力行之耳。”同时,他倡导广开言路,希望咸丰皇帝敕令直省督抚,才是镇学政,“皆得犯颜直谏,指陈天下利病,无所忌讳。即藩臬中有能披沥肝胆,畅所欲言者,亦许自行密封,令督抚代为呈递。”如果说前一项建议是重视理论指导管理国家的话,后者则是树立一种敢于批评皇帝的风气。“犯颜直谏”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最佳典范。无论能不能在实际中贯彻执行,咸丰皇帝还是欢迎罗惇衍的奏章。“疏入。上嘉其爱君之诚。并飭谕中外大臣,实力奉行。”咸丰皇帝的态度是积极的。

曾国藩,字涤生,号伯涵,湖南湘乡人。道光十八年进士。三十年三月,他应诏陈言,集中论证“今日急务,首在用人”的道理,呼吁皇帝要重视人材的培养和选拔。曾国藩奏疏称:“今日当讲求者,惟在用人。人才不乏,欲作用而激扬之。则赖皇上之妙用,有转移之道,有培养之方,有考察之法。三者不可废一。”

他首先直接了当地指出政府官员中存在的问题:“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,曰退缩,曰琐屑。外官办事通病有二,曰敷衍,曰颟顸。习俗相沿,但求苟安无过,不肯振作有为。”曾国藩总结的京城内外官场通病,可以说言简意赅,入木三分。

他提出了“转移之道”,使官员成为有用之才的办法,“莫若使从事于学术”。在官员中树立学习与研究的风气。“又必皇上以身作则,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。”他建议咸丰皇帝象当年康熙皇帝那样,“勤于学问,儒臣逐日进讲,寒暑不辍。召见廷臣,辄与往复讨论。”皇帝为群众

做学习的榜样,督促各级官吏重视学习。“见无才者,则勸之以学,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;见有才著,则愈勸之以学,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。”他认为通过学习文化,提高官员素质。“十年以后,人才必大有起色。”这就是他的“转移之道。”

其次,他提出培养官员的具体方法。“所谓培养有数端,曰教诲,曰甄别,曰保举,曰超擢。”各衙门的主管官员要对下属官员经常表扬和批评。“堂官于司员一言嘉奖,则感而图功,片语责惩,则畏而改过。此教诲不可缓也。”对于政府官员中有问题的不称职官员要及时审查清理。“榛棘不除,则兰蕙减色,害马不去,则骐驎短气。此甄别不可缓也。”对于有才能的官员,可以通过“部院各保司员”办法选拔人才。皇帝还可以破格提拔,越级重用官员。他进一步强调培养官员的重要性。“盖尝论之,人才譬若禾稼,堂官之教诲,犹种植耘耔也,甄别犹去稂莠,保举犹灌溉也,皇上超擢,譬之甘雨时降,苗勃然兴也。”他明白地指出当时政府纪律松散,人浮于事,互不负责的严重问题。“今各衙门堂官,多内廷行走之员,或累月不到署,自掌印主稿外,司员半不识面。譬之嘉禾稂莠,听其同生同落于畝畝之中,而农夫不问。教诲之法无闻,甄别之例亦废。”还有的问题更为严重,“顷岁以来,六部人数日多。或廿年不得补缺,终身不得主稿。内阁翰林院人数亦三倍于前。往往十年不得一差,不迁一秩。”他建议各衙门堂官,“日日到署”,了解司员情况,“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,长官一一周知。”皇上也经常询问官员的情况,使八衙门的人才心中有数。偶有破格使用,“而草木之精神皆振”。

接着,曾国藩提出考察官员的方法。他认为了解官员最好通过“奏折”形式。虽然“国家定例,内而九卿科道,外而督抚藩臬,皆有言事之责,各省道员,亦许专折言事。”但是,道光末年官场风气变化异常。“乃十余年间,九卿无一人陈时政得失,司道无一折言地方利病,科道奏疏,无一言及主德隆替,无一折弹大臣过失。”他对于道光末年“万马齐喑”的政局是不满意的,却又不便指责先帝,只好说:“一时风气,不解其所以然。”然后,他列举本朝以来,“匡言主德者,如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;高饬以寡欲规宣宗,皆优旨嘉纳。纠弹大臣者,如李之芳劾魏裔介,彭鹏劾李光地。”这些前朝的直谏事例“至今传为美谈。直言不讳,未有盛于我朝者也。”他希望咸丰皇帝能坚持“求言甚切”的作风,“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,永不生厌鹄之心。涉于雷同者,不必交议而已,过于攻讦者,不必发钞而已。此外但见有益,不见有损。”“若人人建言,参互质证,岂不更为核实乎?”

曾国藩当时为礼部右侍郎,兼署兵部右侍郎,虽然职位不算太低,却也不算太高。他极力呼吁皇帝重视人才,反映汉族官僚中职位不高

的人的晋升心理,当然也说明咸丰初年封建官吏中的腐败、堕落,人才缺乏的严重问题。

咸丰皇帝对他的奏折评价很高。“奏入。谕称其剖切明辨,切中事情。”他很快采纳曾国藩的意见,“命百日后,举行日讲”。他又命儒臣缮写《朱子全书》及《贞观政要》,“朝夕讲求”。他在效仿前贤,力图寻求“理学”大师朱熹的深奥哲理,把唐朝开国皇帝唐太宗视为楷模。

咸丰元年,曾经命令部下编写学习材料,“诏翰、詹诸臣分撰讲义进呈。”咸丰二年三月,他又下诏求直言,四月,太仆寺少卿徐继畲疏陈释服之后,宜防三渐:一、土木之渐,一宴安之渐,一壅蔽之渐。咸丰皇帝“置诸座右,时时省览。”他对于某些意见,采取积极态度。这是一个年轻皇帝难得的作风。

当然,对于咸丰皇帝征言求谏也不能估价过高。事实上,他纳谏是有限度的。自颁诏求言以来,廷臣献纳不下百余章。咸丰皇帝对于这些奏章,“或下所司核议,以‘毋庸议’三字了之;或通谕直省,则奉行一文之后,已复高阁束置,若风马牛不相与。”对于锋芒指向自己的官员,则大动肝火,反目成仇,甚至于摔折于地,“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”。事实教育了犯颜直谏的官员,认识到批评皇帝是危险的。

二

咸丰皇帝从前朝谏臣误国的教训中认识到,维持王朝政权,巩固自己的地位,必须有得力的助手,有自己的智囊团。他们应该是忠于王室,刚直不阿,有勇有谋,精明能干的人才。在他周围逐渐地涌现几个这样的“智囊”,协助他赞画枢务。

祁雋藻是咸丰皇帝任命的第一个大学士。祁雋藻,字春圃,山西寿阳人。嘉庆十九年成进士。道光元年直南书房,历任学政、侍郎、尚书、军机大臣、协办大学士。文宗即位,拜体仁阁大学士,仍管户部。他“历事四朝,久参密勿,侃侃持正论,不少阿附取容同列多忌之。”在鸦片战争中,他反对权相穆彰阿的卖国政策,主张积极防御,抵抗侵略者。“雋藻自道光中论洋务,与穆彰阿不合。至是文宗锐意图治,罢穆彰阿,雋藻遂领枢务,开言路,起用旧臣,雋藻实左右之。”他提倡朴学,延纳寒素,士林归之。他保举许多知名寒士,主张“保举循吏及优处潜修之士,以备任用。”咸丰初年重新起用受穆彰阿排挤的官员,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祁雋藻的意见。

另一个重要“智囊”是杜受田。“文宗初政,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,赞画独多。”咸丰皇帝给杜受田加太子太傅,兼署吏部尚书,调刑部